

目錄

索忍尼辛

評審過程

11

歡迎詞

25

受獎演說

29

癌症病房

49

得獎人與作品

701

著作目錄

737

諾貝爾 文學獎全集

WORKS NOBEL PRIZED
IN LITERATURE

諾貝爾基金會贊助
瑞典學院編纂

九華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諾貝爾文學獎全集

42

索忍尼辛

ALEKSANDR SOLZHENITSYNE

1970

諾貝爾文學獎全集編譯委員會

翻譯

趙雅博
張時
劉啓分
簡大森
王存立
吳安蘭
曾友正
符史生

黃得時
鍾肇政
吳琦農
黃柏松
陳衛平
李學熙
黃佳輝
歐陽鍾仁

左秀靈
李嘉
林懷卿
崔文瑜
黃漢青
王家成
陳彥豪

馮作民
吳宗文
譚繼山
梁美群
司農欣
蔡華山
朱克揆

編輯

王存立
黃漢青
林麗鑒

陳衛平
簡瑞燈
賴英聖

張覺明
張月環
張冠蔚

劉美玲
陳淑玲
蔡慶蘭

設計

張中元
林弘志

王存立
張覺民

黃瑪璠

施正道



諾貝爾文學獎金全集

42

索忍尼辛

譯作者：諾貝爾文學獎金全集編譯委員會

總策劃：張 坤 山

初 版：九五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書華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再 版：九華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地 址：臺北市和平西路一段一五〇號三樓

電 話：三〇五〇九〇四・三〇五〇九〇五

郵 撥：五四三六〇〇 廣啓明帳戶

印 刷：海王印刷廠有限公司

地 址：中和市民有街35號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二一四六號

中華民國七十年七月三十日初版

中華民國七十一年十二月一日再版

索忍尼辛

俄國

一九七〇年得獎

生：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一日（俄國基斯洛佛斯克市）

原书缺页

索忍尼辛榮獲諾貝爾文學獎的評審過程

前瑞典駐巴黎大使館文化參事

謝魯·斯德列貝利

頒給亞歷山大·伊沙葉維契·索忍尼辛諾貝爾文學獎的情況，跟十二年前另外一位偉大的蘇俄作家波里斯·巴斯特納克贏得無限榮譽的情形，總令人覺得有某些相似。

巴斯特納克受到同僚的壓力，接著更屈服於蘇俄當局的壓力，祇好謝絕諾貝爾文學獎的經過，已是眾所周知。

數年後瑞典學院，大相逕庭的在蘇俄官僚們拍手喝采下，把諾貝爾文學獎頒給當權的桂冠詩人蘇羅可夫，算是對莫斯科政權大不敬之後的補贖。

所以瑞典學院重蹈「前轍」的作為，必定是受到了這種鼓勵。不久前過世的巴斯特納克，也曾回復一半恩寵。這種情況更加强了瑞典學院的信心。

可是瑞典學院迅即覺悟到這是個自以為是的錯誤；因為索氏無法和文壇當權者的「穩重正確的思想」相配合而遭排斥，而且還得忍受其辱。

雖然索氏同意接受頒獎，他又絕望的無法在十二月十日之前抵達瑞京，親自接受此獎。不知是禁止發給他護照？或者是不准他出國後再回國，局外人實無法深入瞭解其中癥結。

索忍尼辛恰好跟巴斯特納克一樣，抱持著「生於斯，長於斯，葬於斯」的想法。

而索忍尼辛的生日恰好也是十二月十日——與頒獎日同一天，在他迎接五十二歲的生日時，雖然無法在瑞京慶祝他的生日，但他也不是不曾想過，與親戚和朋友們一齊來慶祝。

打從最初的傑作「伊凡旦尼索維奇的一天」，在其朋友，也是當時頗負盛名的評論家亞歷山大杜瓦托夫斯基，在他所編輯的文學雜誌「新世界」發表後，索忍尼辛是被視為蘇俄年輕的文學巨匠，以及最適用於擔當前世紀偉大寫實主義小說家的繼承者，而受到大眾所歡迎。

連蘇俄作家協會所屬的「文學的露西亞」雜誌——這一部雜誌曾經咒罵過巴斯特納克，也在一九六三年一月登載著如此的讚美詞：

「僅僅一個月而已，里雅參的一位平凡的教師，一躍而聞名於全莫斯科·烏拉芝奧斯特克，甚至於巴黎和南極的冰凍基地。」

屬於蘇俄政府的「博拉達報」，也前所未有的讚道：

「索忍尼辛的故事，時而令我們想到托爾斯泰藝術的力量，一位具有無可正敵的作家，正參與我們文化的行列……。」

此文作者更加自問道：

「我們在讀及帶給我們光明的這一部異常的故事，我們爲什麼會覺得痛切塞胸呢？」

接著又繼續作毫無反駁餘地的結論道：

「總之，那必然是基於他深厚的人性，亦即是說：人到底是人，就是這個思想使然。」

蘇俄的雜誌敢做如此自由大膽的言論，只有在實施批判史達林化政策的時期而已。它開始於尼基達赫魯雪夫，可是很遺憾地利那間便告終結。

況且索忍尼辛，很不容易地被推薦爲史達林獎，但像他在史達林的監獄裏服了長達八年至十年久的禁錮，剛洗刷污辱的時候，那是他求之不得的大幸。

之後，索氏沈寂了一段時間，雷奧尼特布列芝勒夫，把杜羅伊卡政權壓在墊下，君臨露西亞。

一九六五年索忍尼辛，更加賣力地寫出他的鉅作「癌症病房」，把它交給編輯先生。

這時他又一次化身爲患重病的囚犯，在「朦朧的死的集中營」，獲得他個人經驗的總結算。這一個「朦朧的死的集中營」的名稱，是法國優秀的作家約翰佳克貝那爾，從希特勒帝國那裏抄來的名稱。

他在那裏度過大戰慘痛的數年，有數千個不幸的同伴，生活在苦悶的日子裏。可是這一部作品部分印刷時，又遭遇到審閱與檢查的挫折，迅即被禁止出版。

索忍尼辛的第二部長篇小說「第一層」，被視爲跟「癌症病房」具有相同的規模，到現在

仍然被譽為最佳的傑作。可是這第二部作品，仍然步著同樣的命運。

索忍尼辛以大膽的寫實來描寫蘇俄的全體社會，他的小說的書名借用自但丁，當然其中或多或少包含有諷諭的成分在內。

但丁所描述的地獄，是屬於較容易忍耐的「第一層」的古代先賢。也就是從基督教的立場來看宗教，凡是有錯誤的才子，均為網羅之列。

整部作品裏，有令人叫絕的幽默，充滿在小說中，內容還描寫有全蘇俄典獄所長之稱的史達林本身，都是極有趣味的故事。

在這時候，發生了一個奇蹟；他在離莫斯科數百里處的小小鄉村當數學老師，一夜之間而成為世界有名的人；索忍尼辛在他的手裏，不知為他的兩大小說寫過多少次的手抄本。

所以不但在蘇維埃共和國，甚至於連外國也偷偷地擁有數千名讀者。他們不知道用甚麼方法，偷運這些手抄本的禁書，並且翻譯成二十幾國語言，作者曾公開拒絕為作品在海外出版負責任。以避免擔負原稿與手抄本流落國外的法律責任。

索忍尼辛於公元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一日，致蘇俄作家同盟會的信上提到，蘇俄因為沒有參加柏林條約，所以不可能防止自己的作品外流到外國，所以他以名譽擔保，應該沒有責任可負。

雖然如此，索忍尼辛在心裏，一定對事態的發展至此，感覺到非常滿足才是。因為在法

國、英國、西德，以及美國等國際上的大國，莫不認為他是蘇俄作家裏面，最爲偉大而且最受歡迎的作家。

在瑞典隨即展開，把諾貝爾文學頒給他的有組織的輿論活動。譬如瑞典的筆會，在一九六九年曾極力推薦沙彌埃爾貝克特，爲諾貝爾文學獎得獎人的候選人，並且順利的獲得成功。

這次也是如此，該會力捧索忍尼辛爲翌年的諾貝爾文學獎候選人，甚至於以佛蘭蘇莫里耶克爲首的五十名法國籍人士，均連名簽署向瑞典學術院提出推薦索忍尼辛爲候選人的請願書；這一件事情經美國的新聞透露以後，更加響應起一片推舉索忍尼辛的「第一層」，爲下屆諾貝爾文學獎的候選人的呼聲。

蘇俄新聞界則一直保持陰沈的緘默，可是在一九六九年十一月蘇俄作家同盟一致通過除去索忍尼辛的決議，這可以說是嘗試對諾貝爾文學獎審查委員們予以威脅。

索忍尼辛本人也反駁輿論界非難其在外國資本主義報紙發表破壞廉恥的作品，勇敢地發表公開的辯論書，明白地表示他反抗蘇俄的立場。

蘇俄輿論界也在英國某有力的日報，發現報導索忍尼辛把在外國所獲得的稿費，捐獻給「國際救濟委員會」此基金會。被指爲：

「該基金會主要的目的，在於對待以蘇俄爲首的社會主義國家，採取敵對的行爲。」

瑞典學院不願蘇俄此種陰險的策動行爲，想把發生在瑞典內部的棘手問題告一段落，遂於一九七〇年十月八日，以「對於蘇俄文學不可或缺傳統，索忍尼辛氏以道德的力量，使其不滅」，決定頒給索氏諾貝爾文學獎。

這個決定是諾貝爾獎評選委員會，經過專家（在這時候應該是屬於以蘇俄文學與俄文的專家）對於候選人作品進行嚴密的討論而後才決定。

以諾貝爾文學獎的歷史來說，不是全然沒有前例，而是屬於特例的作法；既然是經過專家的諮詢工作，那麼其報告書，以某個角度而言，必然有其可供評選委員們參考的價值。

可是評選委員們卻把索忍尼辛，在一九六八、六九年間，以法語、英語、德語，甚至於瑞典語等大量出版的翻譯去作爲依據，逕行評選其爲諾貝爾文學獎得獎人。

莫斯科方面並沒有立即反應甚麼，西方的各國亦然；但是在瑞京卻就心索忍尼辛，能否像巴斯特納克一樣，順利地不拂逆蘇俄當局，親抵瑞京領獎。

索氏也曾自問過：他的作品流落國外所引起的軒然大波能否獲得克里姆林宮頭子們的稍予諒解。索氏當時居住在俄京郊外，一位音樂家的朋友烏知斯拉夫的別墅。

瑞典某報記者以電話追蹤，探知索氏的住處，並且告知他獲得諾貝爾獎的消息，索氏本人表明願意接受此獎，並且「盡可能」前往瑞京領獎。

翌天，駐在蘇俄的很多外籍新聞記者，相繼來到他的祕密住處採訪新聞，他認爲再也沒

有甚麼可以對外發表，一直緊閉著門戶不讓記者進入。

索忍尼辛遂即拍發簡單的電報，致瑞典學院云：自己在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時，除了深深對俄國文學，以及對祖國艱苦的歷史表示敬意外，再度表明希望親自前往瑞典，用他的雙手來接受諾貝爾文學獎。

可是蘇俄文壇所持的執拗強烈的敵對態度，不久就無顧於輿論界的呼聲——越近十二月十日這個命運的日子輿論呼籲越高揚，他爲了出國，必須接受近乎屈辱的種種出國手續。

索忍尼辛只好放棄原來的主張，放棄出國的希望，透過外交途徑，在十一月二十七日呈遞瑞典學院一封長信，明白地敘述自己的立場。

索忍尼辛信箋的要旨如下：他並且要求全面予以公開：「在這數個禮拜中，祖國的新聞與雜誌對於我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所持的反對態度，以及事實上我的作品依然被禁止出版（要是有人讀了我的作品，便有足够的理由被學校或機關單位開除）。所以假如我到了瑞京的話，等於是捨棄我生長的土地，換句話說必定成爲妨害我返回祖國的理由。」

同時他又恐怕諾貝爾文學獎頒獎典禮時；「嚴肅的儀式，可能帶來疲勞」。另一方面依據諾貝爾財團的規定，從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十日起六個月內必須作演說，或者是把演講稿送給該會。

再即提到獎狀與紀念牌子，「可依貴我雙方的方便，隨時可以在莫斯科，從貴方的代表

領獎」。至於獎金四十萬瑞典幣的處理，在此信卻沒有提到。

從一九六八年「癌症病房」、「第一層」等長篇小說出現起索忍尼辛即聲名大噪於國際，聲望也不斷提高。在他未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前，他的作品已不時為世界各國的文評家，以及盎格魯撒克遜系統的報章雜誌作為談論的對象。

可是真正出版在蘇俄被禁止刊行的長篇小說的是義大利的編輯先生，這種情形跟義大利某一出版社刊行巴斯特納克的傑作「齊瓦哥醫生」恰好相似。

在米蘭蒙特達刊出版社與倫敦波特里赫特出版社，互相為索忍尼辛的小說版權爭執後，索氏對蘇俄作家同盟發表，拒絕一切出版社代理發行版權。

儘管如此，索忍尼辛還是遭該會開除，事件發生後，他的名聲越來越大，終於成為世界文壇的時人。這裏把當時開除索忍尼辛的蘇俄作家協會理事長亞歷克賽蘇爾可夫所寫的一篇文章的摘錄：

「所謂索忍尼辛的道德社會主義，就是資本社會主義，他的作品比巴斯特納克的作品對我們更加危險；因為巴斯特納克是厭惡生活的人，相反地索忍尼辛即富於精力且擅於戰鬥，是明白表示主義與信仰氣質的人。」

再者例如一九六五年度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蘇羅可夫，他早在一九六三年間，就認定索忍尼辛為蘇俄的「重要作家」。